

太湖美不美,就看太湖水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守护太湖碧水安澜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作为长三角共同的“大水缸”,太湖的水污染治理一直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太湖治理一直十分牵挂、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专门询问了太湖治理情况。

今年是《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施行15周年。4月10日至13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启动《条例》执法检查,赴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通过实地检查、“四不两直”、个别访谈等方式了解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现代快报+记者 鹿伟 徐苏宁/文 徐苏宁/摄



贡湖湾湿地

太湖水质如何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树上“长”满了鸟儿,水草在水里漂摇……这样的场景在太湖边越来越常见。

江苏太湖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鱼米之乡、财赋重地,以占全省17.5%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省31.3%的人口,创造了全省

40.3%的经济总量,在江苏乃至长三角、全国发展大局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其中,太湖水质如何,也一直是全社会衡量江苏高质量发展成色的重要标尺。

众所周知,蓝藻曾一度让太湖这颗“江南明珠”黯然失色。自2007年以来,经过流域上下的共同努

力,在经济总量增长近3倍、城镇化率提高15个百分点、人口增加680万的背景下,太湖水质已由劣V类提升为IV类,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已稳定在II类和I类,15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III类及以上,连续15年实现安全度夏。不过,太湖治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治理蓝藻定期“排毒”,不断探索变废为宝

每年4-6月份,蓝藻就进入了生长期。随着东南风,会漂到太湖的东部和北部。这里也成为蓝藻集聚的重灾区和蓝藻防控的主战场。

如何打赢这场阻击战?以无锡市为例,2018年以来,全市共建成84个蓝藻打捞点、14座藻水分离站,日处理藻水能力达6.9万吨,累计打捞蓝藻556万吨,全力守护太

湖碧水安澜。

打捞上来的蓝藻是否可以利用起来,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课题。在江苏神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些曾经让人头疼的“绿油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袋袋有机肥料。宜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孙列锋介绍,2022年,这家企业共处理各类有机废弃物43056吨,其

中秸秆5700多吨,蓝藻17621.93吨。生产有机基质1万多吨,销售收入300多万元。“这家企业捞上来的蓝藻产肥料,其中三分之一的肥料用于自己的生态生产,种植有机蔬菜、有机水果。总体一年营收能达到100万元,实现了资金的平衡。”在孙列锋看来,这是一种可以复制的经验。

氮磷浓度依然很高,产业转型升级促减排

氮和磷是蓝藻最爱的“食物”。目前太湖氮磷浓度依然很高,内源负荷仍然过重。因此全力减少入湖氮磷排放是太湖治理的关键。

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了丹阳市电镀园。该电镀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丹阳市投入2.1亿元开展了电镀园专项整治,建设完成园区雨污分流、三级防控体系和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场所,淘汰电镀企业3家,削减生产线40条。

“砸笼换绿”做减法,在苏州相城区黄桥街道“黄桥电镀园”脱胎换骨,转型成为了高大上的苏州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过去园内集聚电镀(线路板)企业7家,每年税收不足千万元,废气、废水成为附近居民最头疼的事。转型升级后不但大幅削减了污染,还提升了园区产出效益。

对太湖产生影响的除了工业污染,还有农业面源污染等。渔业是江苏农业的支柱产业。水产养殖

中多余的饲料、鱼蟹等排泄物停留在水中,易导致氮磷排放指标高。如何减少水产养殖对太湖的影响?在江苏金坛数字化渔场,有一个占地30多亩的“净水器”,利用沉淀池、曝气净化池、碎石床湿地、集水池四个大池塘,就能完成水产养殖尾水的处理,最终实现养殖尾水处理净化后的100%内部循环使用。执法检查组表示,这样的经验可以复制推广。

聚焦生态修复,为太湖疗伤

三分治,七分养。如果把短期见效的污染治理手段比作“西药”的话,那么生态修复就好比是固本培元的“中药”,能够增强太湖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生态免疫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生态湿地从水中“生长”出来,在内里为太湖“疗

伤”。长荡湖是太湖重要的生态屏障。位于溧阳市上黄镇境内的江苏溧阳长荡湖国家湿地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休憩的好去处。来休憩的市民、游客多了起来,一群群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的“客人”也来到

这里做客。据了解,这里观察记录鸟类222种,鱼类38种。长荡湖实现了由“生产型湖泊”向“生态型湖泊”的转变。

无锡贡湖湾实施退渔还湖生态修复,也实现了从水质劣V类到水清见底的蜕变。

让法律制度的牙齿有力“咬合”

“变化很大”“亮点纷呈”“任重道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福田用三个词形容了这次执法检查的感受。他提到,总的来看,流域排污总量仍然超过太湖可以承受的环境容量,蓝藻防治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太湖治理还处在爬坡过坎、

负重前行的关键阶段。

执法检查组在前期摸排和暗访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生活污水直排入河,有的支流支浜水质黑臭,有的地区污水管网建设明显滞后,有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空转”现象,有的企

业还涉嫌违法排污。

太湖治理离不开法治支撑。曲福田表示,《条例》围绕精准治太、科学治太、依法治太,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有的还比较具体细致。流域各地要逐条对照检查落实情况,让法律制度的牙齿有力“咬合”。

安徽南陵县中洲村发现两座南京城墙砖窑遗址

南京城墙砖窑遗址又有新发现!4月14日,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获悉,在安徽芜湖南陵县中洲村发现砖窑两座,铭文残砖若干。铭文与南京城墙宣城烧制城砖一致,可基本判定该窑址为南京城墙砖窑遗址。据了解,650多年前建造南京城墙时,长江沿线曾有5个省100多个县市参与南京城砖的烧制。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张然



宁国府宣城县铭文砖



砖窑遗址现场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供图

调查组实地调研,发现两座砖窑遗址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次新发现得益于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提供的线索。中洲村一直流传着“九十九膛窑,冒一百膛烟”的说法,相传在附近一带山岗上有99座为明代修筑南京城墙而建的砖窑。几年前,当地文管部门曾到中洲村进行考察,在村东的山上发现了残砖,从砖上的文字初步推断,可能是明城砖。近日,当地人吴绪顺和汪静涛在中洲村十亩岗一带山场进行修整开发过程中,意外发现两座砖窑。

汪静涛提供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显示,两座窑的窑室不大,窑顶不存,有三条烟道,与长江中下游各地发现的南京城墙砖窑形制类似。残砖上有砖文“宁国府”“宣城县”“提调官县丞……同知……”“……司吏柯英”等铭文,与南京城墙博物馆馆藏宁国府宣城县砖文部分吻合。

接到线索后,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立即联合南京城墙研究会、南京城墙保护志愿者协会、南京古城墙保护基金会,组织调查组一行10人,于3月31日赴南陵县开展实地调研。

沿蜿蜒的山路进入十亩岗,调查组惊喜地发现这里有大量残砖,且有“宁国府宣城县”“窑匠”“总甲”“小甲”等砖文。翻过一片小坡地,便见到了两座砖窑遗址。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学术研部主任周源告诉记者,“这两座砖窑遗址为三烟道馒头窑。”两座砖窑遗址利用自然地势而建,背靠西南,面向东北,残存窑室、火膛、烟道等结构。窑室底部接近圆形,口大底小,斜壁内收,窑壁有灰褐色烧结层,其中一座窑上部由碎砖加固。窑门处以城砖砌筑,留有投柴孔。窑壁后部有三条烟道。在窑门处,清理覆土后发现一块较为完整的城砖。可见两例砖文为:

“总甲朱口芮甲首汪文口小甲朱智/窑匠史保一/造砖人夫方允原马招朱智”“宁国府提调官同知阚善司吏李时中/宣城县提调官县丞王

砖文格式及内容与南京城墙一致

据周源介绍,“这块城砖的砖文格式及内容与南京城墙砖文一致,所看到的砖文记录了当地造砖劳动者和组织者的名字。砖文上的总甲、甲首、小甲在当时拥有一定的田产,承担着造砖的组织管理职责,烧砖任务则主要由窑匠和造砖人夫来完成。”

周源特别提到,砖文上的小甲和造砖人夫的人名都是朱智,这并不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由于明洪武初年实行“均工夫役”,根据田产的多少出丁服役,每一顷土地出一丁。“这位中洲先民朱智即是小甲,负责最低一级的造砖组织工作,同时由于他有一定的田产,也要出丁,参与造砖的具体劳作。”周源说,可以推断这块砖的另一面砖文记录的应该是宁国府宣城县产地和负责监督造砖的责任官吏的职务和人名,与基层造砖人一起体现了南京明城墙砖的九级责任制,这种“物勒工名”的责任制确保了城砖的质量。这块遗存在窑口的整砖,可能是用于加固窑口,也可能是当年遗留在窑口的。

“通过此次调研,根据中洲村窑址形制特点,及现场发现的铭文城砖,结合地理及水系环境、村中南京城墙的烧制传说等内容,可基本断定,南陵县中洲村窑址是为南京城墙烧制城砖的官窑遗址。”周源说。

安徽高度重视,两座砖窑遗址将得到保护

自上世纪90年代,南京城墙研究人员于安徽省繁昌县首次发现砖窑遗址,后30余年间又在长江中下游五省陆续发现10余处砖窑遗址。

“目前发现的只有当年砖窑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次我们发现的两座砖窑遗址还有很多埋在土里,需要科学的考古发掘,目前安徽省文物部门高度重视,两座砖窑遗址将得到保护。”周源表示。